

在《1942,饥饿中国》中,灾荒亲历者用记忆复原的1942大饥荒之惨烈和沉痛,以及个人和家族被这场灾荒彻底改变的命运,比小说和电影更真实。以下内容摘自本书。

火车两边挂满了尸体

70年前的事情,对于陕西潼关县秦东镇胶泥沟村村民宋鹏飞,依稀发生在昨天。

1942年冬,一拨拨人流或坐车或步行,拥向古城潼关。潼关地处豫、秦、晋三省交界,陇海铁路经过此地。这拨人流多是举家而出,基本都来自河南,是一支逃荒队伍。

孩子饥饿的哭声,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臭味儿,车站已变成人间地狱。车站周边的树已经是白花花的,树皮都被饥民刮掉了。包子铺经常发生灾民偷抢包子的事情。

车站里,一个震撼的画面,让年幼的宋鹏飞充满了恐惧——由东向西驶进潼关车站的火车两侧,都披满了“人肉挂”,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就像腊肉一般。火车行进中,经常遭到日军的飞机袭击。沿途无人处理列车上的尸体,便有了“人肉挂”。

让人惊骇的是,挂满“人肉挂”的列车还没停下,在车站等候已久的灾民,仿佛没有看到“人肉挂”一般,都

三百万亡魂的心灵史



《温故一九四二》作者:刘震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从视觉上给读者以广度,虽然无法想象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各种惨烈画面,但绝对能够体味到无处不在的饥饿之可怕。

饥饿让人丧失理智道德,毁灭情感,尽管这两字在如今看来显得很单薄。可怕的又不仅是饥饿,它无非是这场灾难的表象罢了。欲望、贪婪等人性的劣根以及政治场中权利的游戏才是灾难的根本。

亲历者还原 1942 大饥荒



作者: 中华书局
一九四二·饥饿中国 关国锋 郭小阳 等

给两馒头就嫁

三门峡境内多山,相对于豫东、豫中平原地区,蝗灾要小很多。据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了解,当年不少逃荒的农民,跑到三门峡后就不再西进了,尤其是一些年轻姑娘,都在这里找到了婆家。

被饥荒改写的历史

编者按:近日,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引起人们对灾荒与饥饿的惨痛记忆和深刻反思。本版特此选编了与饥荒有关的书籍,以飨读者。

饥荒,不仅是经济问题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饥荒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许多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有时伴随着自然灾害,但客观条件往往只起到引发、加剧大规模饥饿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

阿马蒂亚·森指出,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简单说,就是商品——当然包括劳动力——自由交换的权利)。

他在书中说: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

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可见,“权利”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我们仅靠经济学就能完成的任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道:“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本书试图揭开的正是这个“谜团”。当今世界,饥荒这一旧日的灾难本不该继续存在,然而它却依旧每年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作者以自己20多年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认的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和“对外展示的饥荒”。面对这些饥荒现象,当今的问题已不再是探讨能否养活世界,而是要弄清它是自愿意养活世界。

“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总是人的行为原因引起的”。“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本版内容综合《环球时报》、《文汇报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

“那时不像现在要求有房有车,给两馒头就嫁。”石耘说,他老丈人的母亲,就是那时嫁过来的。但更多的灾民,却不得不西进,一路上卖儿卖女的惨事多不胜数。

有些驻军拿出部分军粮救济灾民,政府也买粮施粥,一些富户亦熬粥施舍。当时施粥有个标准,就是将筷子插入粥中,筷子不倒方为达标。灾民领到粥后,拿回去兑点水稀释后全家人吃。

孩子被做成“肉包子”

93岁的李凤英,老家在河南巩县。1942年,巩县发生蝗灾,玉米、麦穗都被蝗虫吃尽。她和丈夫一起逃荒到陕县观音堂,在车站附近挖了一个窑洞住下。1942年的见闻,让李凤英刻骨铭心,那一年,观音堂车站里聚满了逃荒的人,因为火车很难挤上去,一些人将孩子拴在车站附近的树上,任凭孩子哭得昏天黑地,义无反顾地走了。

“可怜那些孩子啊,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有的还拿去做了人肉包子卖。”李凤英哭着说。

在孤儿院里,大孩子同样欺负小孩子。饥饿时,往往难以抵挡。于是有的大孩子就先借一个馒头给想吃的人,就要他还两个,碰到节日,还要求还节日特别发下来的油饼。这就像放高利贷一样。那个大孩子于是总是吃得饱饱的,吃不完的就拿出去卖钱。后来其他孩子忍无可忍,一起把这个“恶霸”揍了一顿。当打开那个孩子的箱子,里面存着好多攒下来的食物,有的都已经发霉了。

一个名叫蔓蔓的女孩,她开始是在孤儿院里的,后来被领养了出去,养母对她百般折磨。最后那个孩子被救出时,全身伤痕累累。一条腿已经被活活打断,另一条腿的脚筋也断了,只能在地上爬。那个养母,被判了17年。

《贫困与饥荒》(简单说,就是商品——当然包括劳动力——自由交换的权利)。

他在书中说: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

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可见,“权利”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我们仅靠经济学就能完成的任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道:“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本书试图揭开的正是这个“谜团”。当今世界,饥荒这一旧日的灾难本不该继续存在,然而它却依旧每年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作者以自己20多年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认的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和“对外展示的饥荒”。面对这些饥荒现象,当今的问题已不再是探讨能否养活世界,而是要弄清它是自愿意养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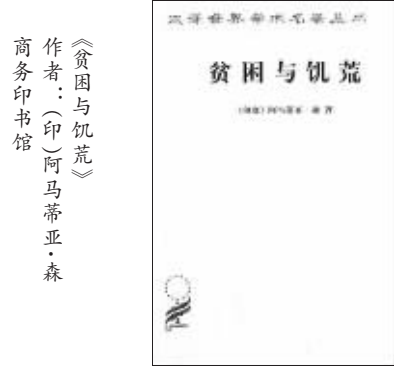
“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总是人的行为原因引起的”。“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本版内容综合《环球时报》、《文汇报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



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杨显惠在本书中以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

在孤儿院里,大孩子同样欺负小孩子。饥饿时,往往难以抵挡。于是有的大孩子就先借一个馒头给想吃的人,就要他还两个,碰到节日,还要求还节日特别发下来的油饼。这就像放高利贷一样。那个大孩子于是总是吃得饱饱的,吃不完的就拿出去卖钱。后来其他孩子忍无可忍,一起把这个“恶霸”揍了一顿。当打开那个孩子的箱子,里面存着好多攒下来的食物,有的都已经发霉了。

一个名叫蔓蔓的女孩,她开始是在孤儿院里的,后来被领养了出去,养母对她百般折磨。最后那个孩子被救出时,全身伤痕累累。一条腿已经被活活打断,另一条腿的脚筋也断了,只能在地上爬。那个养母,被判了17年。



灾荒的历史

近代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段政治意义上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又是一段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覆盖面广和天灾人祸相互交叉的历史时期。期间频发的灾荒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要完整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史,灾荒显然是一个不应回避的方面。本书回顾和介绍的就是发生在1840~1949年间的自然灾害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史事,这会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国情的理解,从而也对当代有所借鉴。



作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灾荒史话 刘仰东 等

实录饥饿年代的绝境

最后的幽默

法国16世纪的讽刺戏剧家拉伯雷临终前说:“该把帷幕放下了,滑稽戏演完了。”

法国作曲家贝多芬去世前耳聋了二十多年,平时他日夜希望自己的耳朵能够复聪。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到了天堂,我就能听见了。”

诗人约翰·济慈用诗句表达了他最后的思想:“我感到雏菊在我身旁开放。”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临终前突然抬起手臂作出指挥乐队的样子,说:“让我最后享受一下音乐的声音吧!”

英国诗人、小说家司各特临终时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第二次降生了。”

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临终前对养女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你安心去睡吧!”

法国总统拿破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法兰西,军队,先锋队……”

英国首相邱吉尔临终前面带笑容:“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上帝,不管上帝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酷刑来质问我。”(摘自《做人处世》第24期 钱超/文)

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酒吧里见面。

第一个人开口问道:“你听到消息没有?迈克死了。”

“他出了什么事啦?”

“前一天,他开车来我家,车子行驶到我家外面,他没有及时刹车,他只听见‘砰’的一声,他的车子撞到大路边的石头上,顿时翻了,他撞破我的汽车天窗,一下子飞过来,撞破我楼上卧室的一扇玻璃窗。”

“死得太惨了!”

“不,他并没有死,他落在我家楼上的卧室里,全身被落下的碎玻璃完全盖住。这时候,他看到我们卧室里那个体积庞大的老式古董衣柜,便伸手抓住衣柜的把手,试图让自己站立起来。那个体积庞大的衣柜,轰然倒在了他的身上,砸得他全身多处骨折。”

“怎么会这样呢?太可怕了!”

“他还没有死,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他使尽全身力气,将衣柜推开,然后爬到楼梯口。他试图借助楼梯栏杆站立起来,但由于身体太重,用力过猛,栏杆被他拉断,他落到底楼。半空中,所有断裂的栏杆立柱,坠落在他的身上,刚好从他的身体

榜样的力量

从前有个一等兵,可谓尽心尽职。有一天,他开着自己那辆带贝布顶篷的卡车艰难地行驶在沃尔豪前线那被融雪浸泡得异常泥泞的道路上。

卡车已经两次陷进深深的泥浆之中。到了第三次,一等兵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汽车滑进泥坑直陷到车轴处。

随着一阵响亮的汽车喇叭声,一队轿车从右边驶过。看到这辆陷入困境的卡车,车队立即停了下来。一位身着红色佩带的将军从8辆汽车的头一辆中走了出来招手,让一等兵过去。

“遇到麻烦了?”

法国16世纪的讽刺戏剧家拉伯雷临终前说:“该把帷幕放下了,滑稽戏演完了。”

法国作曲家贝多芬去世前耳聋了二十多年,平时他日夜希望自己的耳朵能够复聪。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到了天堂,我就能听见了。”

诗人约翰·济慈用诗句表达了他最后的思想:“我感到雏菊在我身旁开放。”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临终前突然抬起手臂作出指挥乐队的样子,说:“让我最后享受一下音乐的声音吧!”

英国诗人、小说家司各特临终时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第二次降生了。”

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临终前对养女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你安心去睡吧!”

法国总统拿破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法兰西,军队,先锋队……”

英国首相邱吉尔临终前面带笑容:“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上帝,不管上帝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酷刑来质问我。”(摘自《做人处世》第24期 钱超/文)

幽默

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酒吧里见面。

第一个人开口问道:“你听到消息没有?迈克死了。”

“他出了什么事啦?”

“前一天,他开车来我家,车子行驶到我家外面,他没有及时刹车,他只听见‘砰’的一声,他的车子撞到大路边的石头上,顿时翻了,他撞破我的汽车天窗,一下子飞过来,撞破我楼上卧室的一扇玻璃窗。”

“死得太惨了!”

“不,他并没有死,他落在我家楼上的卧室里,全身被落下的碎玻璃完全盖住。这时候,他看到我们卧室里那个体积庞大的老式古董衣柜,便伸手抓住衣柜的把手,试图让自己站立起来。那个体积庞大的衣柜,轰然倒在了他的身上,砸得他全身多处骨折。”

“怎么会这样呢?太可怕了!”

“他还没有死,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他使尽全身力气,将衣柜推开,然后爬到楼梯口。他试图借助楼梯栏杆站立起来,但由于身体太重,用力过猛,栏杆被他拉断,他落到底楼。半空中,所有断裂的栏杆立柱,坠落在他的身上,刚好从他的身体

中穿过,将他钉在地板上。”

“这种死法,实在是不幸中的不幸。”

包袱

假酒送礼后

科长搬新家,我们科室的十几个同志,前去帮忙。

中午,科长在大酒店宴请各位。科长特意从家中带了两瓶五粮液,犒劳大伙。与我关系最好的小张,见酒表情失常。走到我身边,拉着我和他一起去洗手间。

在卫生间,小张声音忐忑地说:“王哥,这下我死定了。”说完,双手抱着头,蹲在了地上。我一看情况,知道一向性格开朗,头脑灵活的他,一定是遇上很棘手的事情了。拍拍他的肩膀,劝他:“别着急,什么事都会有办法的,说来听听。”

小张怪了自己一个耳光,埋怨道:“都怪我,自作聪明,春节拿假酒送给了科长,桌上的那两瓶就是。我当时合计,一般领导收了礼物要么转手送人,要么卖给回收礼物的超市,都知道,我们科长自从去年检查出糖尿病,再也没滴酒不沾,我做梦也想不

到科长能给我们喝这酒啊。”

我问小张:“你能肯定这两瓶酒一定是你送的吗?”“当然,我为了证明这酒是真的,特意在包装盒上签上了名烟名酒店的名字。”

这时,传来科长喊我俩的声音,只好硬着头皮,回到饭桌,“你俩小子,跑哪儿去了,酒都倒好了,就等你俩了,还不快端杯。”科长举起一杯茶水接着说:“我以茶代酒,敬各位老弟。”两瓶假五粮液,被十几人均分,一饮而尽,喝罢,我皱了皱眉头。小张低着头,大气不敢喘,等待着众人揭露真相。

没想到科室平时最爱拍马屁的小刘,竖起大拇指,称赞道:“科长你这好酒,喝到嘴里味道就是不一样,至少也是存了十年以上的吧。”小刘话音没落,大伙连忙附和:“好酒,好酒啊!”

科长笑不拢嘴,向小张投去赞许的眼光。

(摘自《江门日报》王振华/文)

路口,一大众和宝马7系在等红灯,对面一捷达抽疯似的直直冲过来,看着就要撞到7系了,一个转向要去撞大众,大喊一声卧槽糟腾!猛打方向盘撞翻旁边一小板车。捷达车主马上下车赔笑:“丫俩撞不起啊,只好撞您板车了,老大爷,呵呵。”低头看到散落一地的切糕……

随口所欲

儿子问爸爸:“我长到多大才能随心所欲呢?”爸爸:“不知道,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活这么大岁数的。”

牧师的总部

空中小姐给牧师递了一杯酒。“现在离地面

有多高?”牧师问。“两万英尺。”“那我还是不喝的好。这里离我们总部太近了。”

18岁

我18岁生日。爸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对我说:“你都已经18岁了。”

我很感动,以为爸爸要说什么长大成人了啊,男子汉啊什么的。结果他继续很严肃地说:“可以被判死刑了。”

中国文字

中国文字真厉害:北京,就是背景;上海,就是商海;老公,就是劳工;晚上,就是玩赏;云雨,就是孕育;升职,就是升值;誓言,就是失言;男人,就是难人;理想,就是离乡;缘分,就是怨恨;失去,就是拾取;清醒,就是庆幸;结婚,就是昏昏。

假如你正在失去悠闲,当心,也许你正在失去灵魂。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包袱

忙人

十字路口熙来攘往。在拐角处,一个年轻人向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问道:

“劳驾,要是不很麻烦您的话,请问现在几点点了?我忘记带表了。”

“瞧您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当然乐于奉告。只是请给我解释解释: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样不珍惜时间?即使是出于礼貌,也是仅用一个‘劳驾’就足够了。可您却用了不是六个,就是七个词。假如说一个词费时五秒钟,五六——三十;我们是两个人,乘以二,总共就要用去整整一分钟宝贵时间!而且,您为什么还要对我声明您忘了带表呢?您以为,如果您根本就没有表,我就会拒绝回答吗?或许,你怕我以为您没有表,这样似乎就不体面?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几乎是谁也不敢奢望自己有块表。喂,喂,您怎么走了?我还没有回答您呢……跑掉了。这个昏头昏脑的年轻人!我这么忙,他把我拦住,自己却……真是岂有此理。”(摘自《感悟》[俄]罗别尔科夫斯基/文)

有多高?”牧师问。“两万英尺。”“那我还是不喝的好。这里离我们总部太近了。”

18岁

我18岁生日。爸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对我说:“你都已经18岁了。”

我很感动,以为爸爸要说什么长大成人了啊,男子汉啊什么的。结果他继续很严肃地说:“可以被判死刑了。”

中国文字

中国文字真厉害:北京,就是背景;上海,就是商海;老公,就是劳工;晚上,就是玩赏;云雨,就是孕育;升职,就是升值;誓言,就是失言;男人,就是难人;理想,就是离乡;缘分,就是怨恨;失去,就是拾取;清醒,就是庆幸;结婚,就是昏昏。

假如你正在失去悠闲,当心,也许你正在失去灵魂。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生活和做梦是同一本书的两种读法,按顺序阅读是生活,随便翻阅是做梦。

有些事,不说是个结,说了是个结巴。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包袱

“是的,车陷在泥坑里了,将军先生。”

“没办法弄出来了?”

“是的,将军先生,我一个人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

这位大官想起新颁发的一项命令:要求加强官兵之间的战友情。于是他决定身体力行给大家做个榜样。

“注意了,”他拍拍手用命令的口气高声叫喊着,“全体下车!军官先生们过来!我们让一等兵先生重新跑起来!干活吧,先生们!”

从8辆汽车里钻出整整一个队部的军官。他们同将军一起埋头猛干起来,

又推又拉。就这样干了10多分钟,汽车才从泥坑中爬出来停在道上准备上路。

您可想象当这些军官穿着满是泥污的军服钻进汽车时的样子是何等的狼狈,将军留在最后,为自己的善举而洋洋自得。他又走到一等兵面前。

“对我们还满意吗,先生。”

“将军,”一等兵说道,“您是最伟大的将军。”

“让我看看,您在车上装了什么?”

将军拉开篷布,他看见,在车厢里坐着整整18个一等兵。

(摘自《国防时报》2011.7.18 佚名/文)

路口,一大众和宝马7系在等红灯,对面一捷达抽疯似的直直冲过来,看着就要撞到7系了,一个转向要去撞大众,大喊一声卧槽糟腾!猛打方向盘撞翻旁边一小板车。捷达车主马上下车赔笑:“丫俩撞不起啊,只好撞您板车了,老大爷,呵呵。”低头看到散落一地的切糕……

随口所欲

儿子问爸爸:“我长到多大才能随心所欲呢?”爸爸:“不知道,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活这么大岁数的。”

牧师的总部

空中小姐给牧师递了一杯酒。“现在离地面

有多高?”牧师问。“两万英尺。”“那我还是不喝的好。这里离我们总部太近了。”

18岁

我18岁生日。爸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对我说:“你都已经18岁了。”

我很感动,以为爸爸要说什么长大成人了啊,男子汉啊什么的。结果他继续很严肃地说:“可以被判死刑了。”

中国文字

中国文字真厉害:北京,就是背景;上海,就是商海;老公,就是劳工;晚上,就是玩赏;云雨,就是孕育;升职,就是升值;誓言,就是失言;男人,就是难人;理想,就是离乡;缘分,就是怨恨;失去,就是拾取;清醒,就是庆幸;结婚,就是昏昏。

包袱

忙人

十字路口熙来攘往。在拐角处,一个年轻人向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问道:

“劳驾,要是不很麻烦您的话,请问现在几点点了?我忘记带表了。”

“瞧您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当然乐于奉告。只是请给我解释解释: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样不珍惜时间?即使是出于礼貌,也是仅用一个‘劳驾’就足够了。可您却用了不是六个,就是七个词。假如说一个词费时五秒钟,五六——三十;我们是两个人,乘以二,总共就要用去整整一分钟宝贵时间!而且,您为什么还要对我声明您忘了带表呢?您以为,如果您根本就没有表,我就会拒绝回答吗?或许,你怕我以为您没有表,这样似乎就不体面?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几乎是谁也不敢奢望自己有块表。喂,喂,您怎么走了?我还没有回答您呢……跑掉了。这个昏头昏脑的年轻人!我这么忙,他把我拦住,自己却……真是岂有此理。”(摘自《感悟》[俄]罗别尔科夫斯基/文)

有多高?”牧师问。“两万英尺。”“那我还是不喝的好。这里离我们总部太近了。”

18岁

我18岁生日。爸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对我说:“你都已经18岁了。”

我很感动,以为爸爸要说什么长大成人了啊,男子汉啊什么的。结果他继续很严肃地说:“可以被判死刑了。”

中国文字

中国文字真厉害:北京,就是背景;上海,就是商海;老公,就是劳工;晚上,就是玩赏;云雨,就是孕育;升职,就是升值;誓言,就是失言;男人,就是难人;理想,就是离乡;缘分,就是怨恨;失去,就是拾取;清醒,就是庆幸;结婚,就是昏昏。

假如你正在失去悠闲,当心,也许你正在失去灵魂。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生活和做梦是同一本书的两种读法,按顺序阅读是生活,随便翻阅是做梦。

有些事,不说是个结,说了是个结巴。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漫画

包袱

“是的,车陷在泥坑里了,将军先生。”

“没办法弄出来了?”

“是的,将军先生,我一个人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